

刚柔四重奏

华而实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

刚柔四重奏

华而实 著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刚柔四重奏

华而实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
(邮政编码: 100007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北京北郊华国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

字数 314千字 12.75印张 2插页

版次 1990年11月第1版

印次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7-80074-220-2/I·122

定价 6.25元

目 录

赛金花绿皮书…………… (1)

(二集电影文学剧本)

大敌当前…………… (123)

(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)

载酒行…………… (229)

(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)

鲜卑骄子…………… (311)

(戏曲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)

赛金花绿皮书

(二集电影文学剧本)

引 子

1935年立冬后的北京

立冬过了，天一天短似一天，又赶上个“风搅雪”，约摸着不过五点来钟，就擦黑儿了。

天桥东南一带多是破败的陋巷，瑟缩在褴褛旧絮中的本地寒苦居民匆匆而过。

一条弯弯曲曲又深又窄的小胡同竟有个挺文雅的名目：居仁里。

褪色的织锦缎棉袄外头，连头带脖子严严实实裹着条粗毛线围巾的瘦弱老妇人，揣着手，探着身子，喘吁吁呵着一团团白雾，步履蹒跚地穿过深巷。

黄叶在脚下打旋，薄薄一层积雪上印下骆驼鞍儿毛窝歪歪斜斜的脚印。

一阵卷着雪片的打头风撩开围巾一角，但见霜华满鬓、容颜憔悴。

也怪，这六十二岁的老妇于落拓贫病中依然拥有着一种风韵，一种气度，一种阅尽人间冷暖枯荣的淡泊的从容。

她拉紧围巾，连头带脖子裹得严严实实的。

挪出居仁里往北，不过一里之遥就别有天地，是前门楼子脚下的珠市口大街的闹市了。车马辐辏，行人如织，张一元茶庄门口的大喇叭正放着华声电台播送的一出时新话剧：《赛金花》。

铿锵锵锵有腔有调的大段对白，正是京华名妓赛金花与八国

联军统帅瓦德西就议和撤兵事宜的争辩与折冲。

茶叶店门前围着几个闲人，还有没揽上座儿的人力车夫跟不耽误做买卖的零食小贩，大多上了几岁年纪，都听得入神有味，啧啧称叹，甚而偷偷弹泪。三十六年前的倾城巨创并不容易平复无痕，会隐隐作痛的。

老妇人伫足半响，微微摇头，拉紧围巾，进了高台阶、粉皮墙、黑漆门、高挂着金字牌匾的“恒源当”。

急景凋年，当当的人很有几份，全是帽檐遮眉、藏头露尾的男子。一旦成交写票，揣起钱钞就匆匆而去；也有磨了半天，到底谈不成价钱，嘟嘟囔囔包走原物的。

这老妇人对身外之事概如不闻不见，只是就着洋炉子烤手。手是纤细的。

柜台前人渐稀了，她仰起头，伸长臂，把一个小丝绒包儿递进铜栏杆围着的又高又小的窗口，语声很脆，但没有底气：“您给瞧瞧。”

徽邦的朝奉先生超越于喜怒之上地接过小包儿，打开来，把一块金币掂了掂，舔了舔，又在试金石上划了两道，终于开了口，是独具抑扬的职业性冷漠吟唱：“当多少？”

“您给写四十吧。”并不是哀告，她知道物之所值。

朝奉麻利地上戥子一称：“份量管着哪。八钱重，按金价五十换，卖绝了不过值四十块钱。写二十。”

“写三十五吧。”知难而退。

“少当少赎少背息。写二十。”铁嘴钢牙。

老妇人焦灼溢于言表：“写三十吧，家里有病人，等着……再者，瞒得了您吗？这是西洋纯金纪念币。”

“洋古董不值钱，年份也不够。”朝奉冷若冰霜，言必有据，“只能按金价折。”

“那三十块也有富余呀。再少，实在救不了急。”有点乞怜的口吻了，“哪不是行好哪？”

朝奉点上旱烟袋，叹苦经：“市面不好，银根紧，当的多，赎的少，柜上压本钱太重——写二十。”

老妇人眉峰一耸，伸出颤抖的手，一把抓过小丝绒包儿，深深揣在怀里，抹头就走。

朝奉望着她的背影，不无感慨，自言自语：“善门难开呀。”

打头风更紧，雪片更大，身子更伛偻，步履更沉重。

珠市口大街华灯初上，霓虹灯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华彩。首善之区商号密集的繁华通衢的声色光影，使她茫然失措，一阵晕眩。

挣扎着在人海中漂浮，一眼瞄准“物华楼”金店门廊上的乌木牌子，眼睛一亮。

牌子上的楷体大字：精工打制金银首饰，时价兑换各式钱币。

她扶着门框，掏出丝绒包儿，欲进未进。“瞭高”的小伙计没估透这位潜在的主顾，探出头，两手拦门，话碴儿挺损：“北京城大铺户的规矩不懂？‘杆上的’按月头关走了，柜上不零碎打发。门脸儿头里站不住，是神的归庙，是鬼的归坟。”

老妇人眉峰一耸，才要辩驳，一顿足，揣起小包儿就走。

给一阵大风煽了个趔趄，直不起腰，喘不出气，身不由主地背脸退进一条横胡同：东夹道。

“焖炉的烤白薯，赛过栗子味儿。”吆喝声娓娓动听，散发出的甜味儿甜得窜鼻子。她横身胡同直奔烤炉，摸摸口袋，囊空如洗，只好颓然而返，正挪到胡同中间，饥寒交攻，腿一软，晃晃悠悠。

一辆铜活程亮，脚铃山响的“包月”自北向南飞驰过来，年

轻利落的车夫猝不及防，收不住脚，车把顶住她的后腰，她仰面倒地。

车夫放下车把，顿足咒骂：“没长眼！连耳朵也不带！找棺材本怎么着？”

车上坐着的是个新派女性，不过二十三、四岁，剪着齐耳短发，穿一件紫羔皮大衣，时髦中不失人淡如菊的大学生气息。她掀开围腿的俄罗斯毛毯，跳下车，声音不高却很有主见：“扶上车，回宅子。”

车夫不情愿，陪笑说：“二小姐，您这不是引鬼上门吗？回头老爷……”

老妇人揉着腰，勉强直起身：“甭麻烦啦，我，我不要紧的。”

“要紧也赖不着我呀。”车夫得理不让人。

二小姐凤眼一瞪，有斩有杀：“总是咱们碰了人家。再者说，老爷悬壶行医为的是什么？”搀起老妇人，扶到车座上，冲车夫一挥手。

格格局有一所大四合院，垂花门外的三间南房就是诊室。一堂硬木家俱，四壁时贤字画，满架图书，几座患者所赠的银盾、银杯。正面墙上挂着一块匾，四个隶书大字浑厚圆熟：济世怀人。上款是鹤芝儒医方家五十大寿，下款是姑苏旅京同乡恭贺。

诊案上文具古朴。室雅，人也不俗，知命之年的许鹤芝眉目很轩朗，蓄了须，却不见老态，一袭烟色哗叽长袍飘飘逸逸，确有几分儒医风范。

他屏神敛气，给安放在藤躺椅上的老妇人号脉。

二小姐不无紧张地立在旁边。

许鹤芝起身一叹：“这么虚的身子，数九天在街上喝西北风，能不晕吗？启明呀，我看总是生活所迫。”

一语中的，老妇人眼泪围着眼圈儿转。

“爹，开个方子吧。要不是我的车碰了她……”

“不相干。是我自己猛孤丁地两眼一发黑。”老妇人扶着椅背立起，浅浅曲了曲膝，“得，劳大夫的驾啦，还得谢谢小姐的菩萨心肠。”

许启明深为不安：“老太太这么说可太不敢当啦。舍间三代儒医，家训就是济世怀人四个字。”顺手一指匾文。

许鹤芝真给激发出一片热心，把老妇人按在椅子上：“您不能走。药不吃没关系，可您长期营养不良，胃纳太空，就是，就是——”

“饿。”老妇人脸一红，“不怕您笑话，这一阵子就是半干半稀地对付着，还免不了断顿儿……”

许启明悄没声地抽身走出。

“要不何必须顶风冒雪典当这几十年的念物。”说着说着愤愤不平了，老妇人掏出小丝绒包儿亮出金币，“您见得多了，给评评，就给二十块，这不是不杀穷人不富吗？”

许鹤芝打开台灯，戴上花镜，很有兴味地捧在掌心审视。

许启明端了个漆盘，盛着碗牛肉汁卧鸡蛋，温厚地说：“您先垫口热的……”

许鹤芝喊了一声：“启明，你这个中大历史系助教，看看洋钱的年份。”

“一八六九。哦，普法战争的纪念币，德国人铸的。”她转向那老妇人，“这在中国不多见，您？”

老妇人端着牛肉汁啜饮：“说起来许小姐没准不信，四十八年前，我在德国住过三年多。”

许鹤芝会心一笑：“看您就是来历不凡。”

“落魄到这个地步，不成个人样儿啦。可当年，喂，当年又有个什么提头呢？捧也好，踩也好，几代文人爱怎么编排怎么编

排吧。”老妇人豁达地笑了，“这名字都是瞎取的，身外之物。”

许鹤芝陷于沉默，许启明却击掌大呼：“我知道您是谁啦。”

许鹤芝横了她一眼：“别乱猜。”

老妇人悠悠出神：“我这辈子，是个猜不透的谜。”

许启明一甩头发：“我可是研究国耻史的！正在写庚子之役的论文。”

老妇人放下汤碗，霍地立起，语不成声：“庚子！庚子！北京城几百年不遇的奇祸呀！要不是我赛金花……”

许鹤芝秉拳：“状元夫人，公使夫人，说起来我们是苏州同乡。失敬。”

“别寒碜人了。”赛金花喟然不已，“真好象正月十五闹花灯，才刚烈火烹油，转眼就灯干油尽；剩一股青烟也随风散光了。”她福了一福，“暖和过来了，我跟你爷儿俩告假。”

“别，别。”许启明扯着她的衣襟，递过一卷钞票，“金币您留好，这三十块钱您先救一步急。”

赛金花凄然：“无功受禄。”

“同乡嘛。”许启明深深鞠躬，一脸诚挚，“义和团之变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您都身临其境，讲讲掌故，对我这个学历史的就是无价之宝啦。”

“历史，历史，那是铁面无情的，我可不敢沾边。要是不嫌絮叨，倒是想在临死之前，把这辈子经过、见过的这点稀罕事抖落出来。”

主题歌起：

舜凤珠冠，
采绣罗裙，
状元娘子，

公使夫人。
从风尘中来的贵妇，
才几时，又重堕风尘。
偷弹泪，怕污了脂粉，
抛媚笑，强掩住酸辛。
怕说倾城倾国日，
是悲是欢，
是喜是嗔，
别一番滋味自己寻，
怕说倾国倾城日，
是功是罪，
是辱是荣，
只留待来人细品评。

字幕。

字幕衬底：

出使德俄奥比四国头等钦差大臣

状元及第

内阁学士

二品顶戴赏穿貂褂双眼花翎

四块职衔荣典高脚牌先就不凡，再加上伞盖辉耀、旗帜翩翩，钦差放洋的仪仗备极煊赫。服色鲜亮的上海道衙门的小队子，倒挎腰刀护卫着一乘绿呢大轿、一乘绿呢挖云四垂流苏的官轿，气气派派地穿过上海城，折向外滩，沿江边迤迤而行。

许启明给她斟了一杯热茶，自己坐在台灯前，打开一个绿色皮面的厚笔记本。

“刚才不是提到状元夫人、公使夫人吗？”茶烟袅袅，在她

脸前缭绕，她不动声色，不哀不乐，淡泊而从容，“我是同治十三年生人，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九，我刚吃十五岁的饭……”

茶烟缭绕中，赛金花娓娓而谈。

打开绿皮笔记本，许启明笔走龙蛇。

显出片名。

赛金花绿皮书

上集

风尘贵妇

第一章

1888年（光绪十四年），盛夏的上海
海及萨克森邮轮

招商局码头，冠盖云集，群贤毕至。

上海道、海关道、江南轮船制造局、机器制造局、电报局那些巴结上红顶子的要员，绅商两界有功名的场面上人，苏州同乡，当年乡试、会试的同年以及攀得上交情的衣冠中人物无不躬逢其盛。

翎顶辉煌，袍褂鲜亮，谈笑风生，一团热络的喜气回荡在骄阳江水之间。

德、俄、奥、比四国驻沪领事也依外交礼节携盛装的眷属隆

重送行。

德籍邮船萨克森号油饰一新，挂着万国旗，停泊在微波时起的江面上。

欧美旅客都早登轮妥当，簇聚在船舷旁遥望码头上的热闹场面。

公共租界的军乐队奏着轻快的舞曲。

相距不远，江南丝竹班子细吹细打。

送行的官绅当中，比洪钧晚了两科也是状元出身，又兼有苏州同乡和姻亲之谊的陆润庠风头最健，谈锋也最健。

上海道蔡道台凑过来，陪笑拱手：“洪状元出使，陆状元送别，倒切了一联宋词。”

众官绅凑趣：“领教——”

蔡道台捻须吟哦：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

众官绅轰然叫绝。

“蔡观察清雅得很。”陆润庠的谦词是不搀假的，“可我万不敢比美文卿星使。此公大魁天下比我早两年，又长我一句，四十六岁了，文名满天下，是我的老前辈、老姻兄！”

公干沪滨的年轻漂亮的旗下京官那桐压低声音：“洪家、陆家是至亲，听说你们亲家太太何夫人出自南京仕宦名门，是个才女……”

陆润庠并不忌讳，反而手舞足蹈地张扬起来：“对格，对格。洪文卿这趟远涉重洋、出使欧洲，多亏有我这位美慧无双的原配嫂夫人比翼齐飞……”

那桐摇扇：“不枉我那桐今天顶着太阳江边送行。”

蔡道台摘下茶晶眼镜：“一睹芳姿……”

众官伸哄然拊掌：“终生为幸呀！”

谈笑未了，响起一声接官炮，以顶马为前导的钦差仪仗队列到码头前。

西洋军乐队吹奏《老朋友进行曲》。

江南丝竹班子吹奏《万里封侯》。

官绅亲故依品级顶戴排列有序，躬身秉拳。

外国领事夫人挥动彩旗。

落轿，洪钧走出。他正当盛年，雍容倜傥兼而有之，踏着红毡步履安祥，是在暗暗蓄养着名臣气度。

他四向拱手，春风拂面：“不敢当！劳步！劳步！”

地方官员以蔡道台为首，献上醴酒，词色庄肃：“洪钦差伏波万里，怀柔友邦，真是朝廷之福，国家之幸。上海道蔡暨沪上官绅恭祝状元公一帆风顺，万里封侯。”

洪钧一饮而尽，眼睛湿润了，深深拜揖：“国家重托、故人盛情不敢稍忘。”

各国领使及夫人鱼贯握手寒暄。

陆润庠看看怀表，以通家至好的身分催促道：“老亲翁，别误了起碇吉时，请嫂夫人下轿登轮吧。”

领事夫人中有粗通汉语的，听懂了一传播，都高扬纤手鼓起掌来。

官绅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那顶垂着绣帘的官轿。

中西乐竞相吹奏。

洪钧回身，手轻轻一挥。

萨克森邮船上欧美乘客居然仓促间制成了一幅小门旗，用中德文大书：

欢迎尊贵的旅伴——

中国公使夫人